

海派文化典藏

Shanghai Gentlemen
上海先生

程乃珊 著



文匯出版社

上海先生

程乃珊

Shanghai Gentlemen



文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上海先生/程乃珊著. —上海: 文汇出版社, 2014. 5
(海派文化典藏)

ISBN 978 - 7 - 5496 - 1107 - 2

I. ①上… II. ①程… III. ①纪实文学—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039933 号



著 者 程乃珊
丛书主编 李伦新
出 版 人 桂国强
责任编辑 何 璟
封面装帧 王 翔

出版发行  文匯出版社
上海市威海路 755 号
(邮政编码 200041)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排 版 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印刷装订 江苏省启东市人民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4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90×1240 1/32
字 数 200 千字
印 张 9.125

ISBN 978 - 7 - 5496 - 1107 - 2

定 价 30.00 元

编者按

由我社出版的 33 卷、近 700 万字的大型丛书——《海派文化丛书》（李伦新主编），集众多优秀学者、作家为强大撰稿团队，推出后，一直受到读者的喜爱和广泛欢迎。

这套丛书视角广、规模大、起点高，涉及上海的民俗、历史、风尚等多方面，对海派文化进行专题梳理及细细品读。与传统的研究性读物不同，《海派文化丛书》贴近当下，以散文化、纪实性的写作风格，娓娓叙述上海自开埠以来的各种独特的文化形态，让读者在愉快的阅读中多角度多层次多侧面地了解上海，熟悉上海，热爱上海。

现应广大读者的要求，我社精心挑选了其中的五本图书重新修订再版，以飨读者。

自序

话说“先生”

“先生”一词出典何处，未曾研究过。但从字面上看，是指斯文体面、有修养有造诣的知识男性（当然现代当一个女性被尊称为先生之时，那是另外一层完全不同的意义。而且现代，也越来越少有这样的女子可以衬得起“先生”这样的称谓，除了杨绛，这是另题了）。

称为先生，不免带有几分小生的色彩：斯文儒雅是基调。但是，“小生”往往带几分悲情。在中国传统戏剧舞台上，“小生”每每出场，总伴着一缕幽情，“……儒巾不耐五更寒，一重破袂挡三冬”，人未亮相，已隐然牵动台下观众的心，从《白蛇传》中的许仙到《花样年华》中的梁朝伟，都脱不了这层色彩。难怪女人总会爱上带几分忧郁的男人。一直以来，小生在上海女人心目中，不仅是一种精致的审美符号，还是一个十分脱俗的文化符号。

当然，在高压快节奏的今日，年轻人对“小生”这样的审美已感陈旧。

从字面上看，“先生”是十分超然的。“先生”这个词过滤掉了一切职位和财力的痕迹，留下的，只是纯粹的礼节上的称谓。轻轻

一声“先生”，先我而生，肯定在心智学识都要较自己成熟，就这样微微将自己往后靠一靠，很有中国谦恭内敛的传统在其中。所谓英雄不问出处，先生与权势财力无关，无论是对自己还是对方，都是在同一地平线上，只是礼节地稍稍抬高一下对方，不比“长官”、“大人”，把自己放在一个很卑下的地位，这个观念完全是近代西风所吹入的，相比强调有同一共事目标的带有强烈排他性的“同志”或“弟兄”，覆盖面要宽泛多了。“先生”一词很有点强调“人生而平等”的近代资本主义人文在其中，难怪英语“密斯特”被译成中文就是“先生”，而不是旧绣像小说中的“官人”、“相公”，真是十分贴切传神。

“先生”一词，在中国近代社交场合广为通用。而在上海城，大约是全国使用率最频繁的。相信早在十九世纪，“先生”之称，已在上海滩盛行。

“先生”之称在上海，很快成为一应公文或商行文件的指定称谓，而“先生”的斯文礼貌，也越来越成为上海男人追求的一种形象。外省市一直对上海男人有微言，诸如小气、小心眼、锱铢必较、缺乏魅力……但海外人士却对上海男人十分赞赏，特别海外女性，她们眼中的上海先生有着很典型的城市男性优点，诸如整洁、有礼貌有教养、体贴细心、聪明机灵……想来归根结底，就是一个对男人形象的共识。

上海是个华洋杂杂的大都会，西方的“Lady First”（礼让女性）在上海最早普及，甚至到解放后男女平等了，上海各单位内仍有一条不成文的表示男同志风度修养的准则：“女同志总归要照顾一下的。”

男人在上海讨生活不容易，要做一个标准的上海先生，那就更艰难了。

正因为有太多东西要学，上海早在百年前就有男子中学专门教这些细节。著名的有“十大金刚”之称的华童公学（今晋元中学）、西童公学（今市西中学）、格致公学（今格致中学）、嘉道理公学（今育才中学）、徐汇公学（今徐汇中学）、上海中学（今上海中学）、圣方济（今时代中学）、约青（圣约翰中学，后被改组）、复旦中学等。

上海相对全国，是一个成熟的都会，中西文化的融合和排斥，造成了其独特的风格：她有严谨的游戏规则，理性的法制条文，先进的管理艺术，宽厚又极具权威，这令上海先生们（早年上海女人都躲在家里）处事就会相对谨慎、奉公守法、循规正道；上海先生按本本办事，绝不敢瞒天过海野豁豁。所以都讲上海先生胆小没有魄力，那是因为上海先生太熟谙这个城市的游戏规则。

西方谚语，骆驼闯入瓷器店。从小在这座精巧又拥挤的瓷器店长大的上海先生，十分明白蛮骆驼是进不了瓷器店的。否则，等待它的只有一个落花流水一塌糊涂的结局，唯有谨慎小心，瞻前顾后才可行事，因此落得个上海男人精明而不聪明的偏见。

上海人的先生情怀，与上海开埠的最初百年的岁月，结成了一段血缘基因的共同体，已成上海人文精神的神髓。各种文化之所以有差异，正因为每一种文化必有其独特的个性，是其他文化模仿不来的。

目录

自序	I
----------	---

辑一 一代上海先生

男人的世界——银行	3
光明使者	36
一代名医乐文照	65
大宅门里出来的银行家	104

辑二 帝国斜阳下的上海先生

帝国斜阳下的上海先生	123
一张去香港的戈登号单程船票	139
孤独的长跑者	173

辑三 上海先生众相

两代风流	195
一代海上美食家沈京似	221
老 Boy 黄伯伯	239
球拍挥出的时尚	254

辑一

一代上海先生

男人的世界——银行

——我所知道的中国银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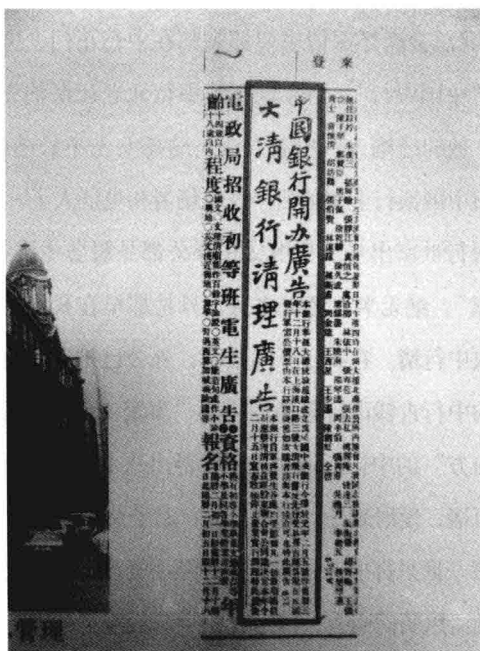
虽然中国银行的花名册中从没有过我的名字，我却一直自认是中行人。每每走过上海外滩23号中银大楼，甚至内地其他省市的老中银大楼（老中国银行在内地的银楼，外观都是统一的格式，只是规模和楼层不同），我总会满怀深情望望那镌刻在中行正门上方的四个饱满的正楷书体“中国银行”。当年题字的中行元老汪楞伯先生早已于抗战期间去世。他的遗孀，百岁老太汪吴瑜卿女士不久前也刚刚去世。她大约应为旧中国银行上层最后一位在场者和见证人了。

我可谓银行世家出身。我祖父和外公都是服务中国银行一辈子。这里的“世家”，绝无半点奢贵之意，只是那早在我出生前已注入我血液中的浓浓中行情。在我牙牙学语时，外公已抱着我对着压在写字台玻璃板下的中行古钱币行徽轻轻吟诵“事繁勿慌，事闲勿荒，取象于钱，外圆内方”的中行行训。我还背得出八十年前中行宿舍社区的铭句：筑室百堵，爱居爱处；殖殖其庭，君子悠宁。

两位长辈一世只打中国银行的工，经手资产上万上亿，最后带着一身清白两袖清风骑鹤而去，留给我们小辈最宝贵的遗产是他们的两本自传。

银行作为西方引入的一种金融运作模式在中国尚属很年轻，作为

中国有史以来首家国家银行（中行前身为户部银行，后为大清银行）的中行还未满百岁，据中行行史档案馆所存资料记载：1912年1月24日，孙中山授权财政总长陈锦涛对大清银行作停业清理。1912年1月28日，大清银行股东联合会召开大会，宣读孙中山总统谕，宣布中国银行成立。即时群情激昂，全场高呼：“中国银行万岁！”这是中国五千年文明史以来，首次对皇帝之外称“万岁”。可见中行成立是中国从帝制走向共和的一个里程碑的标志。中国银行对中国近代的贡献和



1912年中国银行开业布告



1912 年中国银行办公楼（大清银行
旧址）

在近代史上的地位，自有专家学者为之定位，轮不上我这个既不懂金融也不懂政治的财政外行说三道四。然自小耳闻目睹，再加上二位老人的自传，对中行自有一番感性认识，恐怕是现今众多中行现职员工都体会不到的，在此写写点滴体会，俗话说，以温故而知新！

长衫帮和洋装帮

中行员工历来分长衫帮和洋装帮。

祖父程慕灏（1898—1990）是典型长衫帮，即无学历从练习生做起。祖父自小家境贫寒，小学辍学但仍能以优异成绩考上杭州省立簿记学校主修了两年会计，1913年2月经人介绍进上海中国银行做练习生。他的背景与近年犯事的原建行董事长张恩照很相似，都是从基层一级级上去。祖父十五岁入中行做练习生，从包银元做起，还要学点钞票、译电报、打算盘，三年后由练习生升为助员，再升办事员，然后是初级文员……直至八十六岁离行荣休，仍兼任香港中银集团顾问、中国银行总行常务董事之职，直至九十三岁过世，以廉正的工作态度为自己赢得七十八年光明磊落、贡献重重的金融生涯，从而成为中行有史以来跨越新旧两个时代的在职工龄最长的唯一一名员工。《中国银行上海分行行史》对他做出如此评述：“程慕灏终身服务中国银行凡七十八年，这在全国金融界中是罕见的。”

祖父回忆，包银元属银钱业的基本功。银元圆滚滚的，要包得服帖紧扎，这项技巧很难学。此外，作为练习生的基本功，还要学会听银元以辨真伪。为了苦练基本功，祖父小小年纪每天清早守在水缸边，寒冬腊月也不例外，双手都生满了冻疮，坚持逐个用银元敲击水缸边，如果声音铮铮清亮，就是真的。假的，会发出闷闷的哑声。还有种识别方法，是用手指分别夹在两块银元之间，再轻轻一吹，真的声响如银笛……祖父还有个习惯，就是站着吃饭，特别吃早饭，为此祖母向他提了几次：“皇天不打吃饭人，啥事连吃顿饭也坐不太平！”祖父说这是做练习生时留下的习惯。祖父自小乖巧精灵，手脚勤快，随时应师兄上级客户之召，吃饭时也作好应召之准备，故习惯站着吃饭，以方便随时放下饭碗做事……对传统的学徒（银行称为练习生）



祖父二十四岁，赴神户筹办
首家中行海外分行

训练方式，祖父认为有其合理处：苦学基本功，去尽家中带来的娇骄二气，学会谦虚全力为客人服务！

外祖父则为典型的洋装帮。外公潘德民（1898—1978）圣约翰大学毕业，是从英资亚细亚石油公司跳槽至中行，可见当时中行在白领心目中地位高过外企。外公从八仙桥中行分理处主任做起直至广州中

国银行副行长，并在1949年配合人民政府做好移交手续后回到上海，共计服务中行二十八年！再经人民政府分配仍在外滩23号的中国畜土产出口公司重新上岗，直至退休。无论如何，总算是在中国银行大楼里上了一辈子班！

中行对两派一视同仁，并让其各展所长。外公英文好不久就被派往加尔各答、仰光、海防、香港等海外中行任职直至广州中行副行长。祖父熟谙由下至上各工作环节及人事，再加人脉广通，一直重责在身，并在二十九岁上婉拒宋子文所邀任中央银行业务局副局长之职，在陈光甫建议下，由贝祖诒（贝聿铭之父）将他直接由国库主任升任上海中国银行副行长（当时最高管理层只一个经理兼行长，四个副行长），是中行有史以来最年轻的经理，也是首个没经过襄理直接由主任跳到经理级，更是首个没有学位而能晋身高级管理……所谓君子群而不党，两派私下或有亲疏之分，也不可避免会有人事纠葛，但公务上绝不互拆台脚拉党结派。外公祖父还成亲家，做了一世的朋友。

“想发财的，不要进中行……”

“想发财的，不要进中行，但只要勤勤恳恳，行方应承一定会给你一世小康的生活……”

今日年近九旬仍健在的老中行员工，一定会记住新员工入行上层管理的这第一句训话。此话版权属何人，已无从考证。但1913年祖父入行做实习生时，当时的行长丁道津亲自召见他，如对自己小辈般对他讲了这句话。

今香港著名银行家八十多岁的原南洋商业银行总裁舒慈煌仍记

得，他当年进中行，我祖父对新员工训话的开场白，也还是这句话！

中行惯例，新员工一入行即发一把沉甸甸的全红木（连盘珠都是红木）长二尺宽七寸的算盘，从此就跟住你一辈子，除非离行才交出。我外公不论是抗战期间孤身一人在大后方重庆中国银行，还是身负行务在海外中国银行，直至与人民政府办好移交手续带着两袖清风回上海，始终没丢弃这把红木算盘。小时候在外婆家过暑假，常常见外公在书桌前滴滴笃笃地打算盘，真如“大珠小珠落玉盘”，很诧异早已退休的外公哪还有这么多账要算？细看他的账本，记的无非是“鸡毛菜三分，三轮车资二角……”！这把逃过八年抗战三年内战烽火

的算盘却逃不过十年浩劫，在抄家中不知去向！

员工结婚，不论职务高低，行方必送贺礼二十大洋。在当时低级文员月入只十几大洋（相当一个西厨月薪），这份礼算很有分量。如夫妇双方都是同事，就有四十大洋，那算一笔数目了！当然，更重要的是其中一份对下属的厚爱和情意。

现今电视电影中出现的银行家，都为红酒雪茄高尔夫杆不离手，手挽红舞女交际花百乐门出出进进……或者我辈目光浅陋，在现实中没碰上过这样的银行家，但我自小至大耳闻目睹的银行家，完全不是这样的。

中行首任老总，在位时日最长达近四十年的，一生都奉献给中行的中国近代金融史上堪属头一块牌子的银行家宋汉章，一贯生活俭朴。曾见过他一张照片，皮鞋尖都磨得发花了。听外公讲，某日中行工友去他家送文件，远远看见他自己用一根筷子串了几根油条从外面走过来——原来这位银行家自己去买早餐。其实他家中有佣人，但一